

# 卷四



書名 新刻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7  
 編號 D8652700

彩色書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一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秋岸散人編次



富貴千秋接踵來

舌今能有幾多才

靈通天地力遺種

秀奪山川始結胎

兩雕龍誠貴也

雙雙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識其中味

錦繡衣冠上與灰

德雖然立大名

風流行樂要才情

潘岳花方艷

酒醉青蓮酒始靈

不妨為世忌

香奩最喜使人驚

春葩秋月夜

草木禽魚負此生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67(4)

新刻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四

夷狄散人編次

第十六回

扮青衣巧壓才人

詞曰試才無計轉以夫人學婢竈下揮毫泥中染翰奔盡英雄

之氣口明鋒爭利針芥投暗暗私心服意始信真才舉止風

三流行藏遊戲

右調柳稍毒

話說普惠和尚送了燕平二人出門回家回入庵內看着壁上笑  
道這兩個小書狀人物到生得俊秀怎生這等狂妄他只望要取  
笑山小姐他若說些大話躲了不來還是見机倘真個再來縱不  
受累也要出一場大醜正想說不完忽山顯仁帶領兩個童子兩  
步入來看見普惠對着壁上自言自語因問道普惠你看甚麼普  
惠忽回頭看見道原來是山老爺老爺連日不來聞說是小姐有

甚貴恙如今想是安了山顯仁道正是這兩日因小姐有病故未曾來今日喜得好些我見天色好故開步到此你却白對着壁說些甚麼普惠道這事說來也當得一個笑話山顯仁道何事普惠道方纔不知那裡走了兩個少年書生來借坐歇脚一個姓趙一個姓錢小僧問他何事到此他說要訪老爺小僧問他要訪老爺做甚麼他道聞知山小姐有才特來要與他一談小僧因說小姐有恙因憐他是別處人年紀小人物清俊就将小姐的事跡與他說了勸他回去不要來此惹禍出醜他不知好歹反說要來出小姐之醜臨去又題了兩首詩在壁上說過三五日還要來見小姐比較才學這不是一個笑話山顯仁道這壁上想就是他題的詩了普惠道正是他題的不知說些甚麼山顯仁因走近前看只見第一首詩寫的是

詩題未盡相如遠

豈容私付與鶯鶯

脂粉無端污墨池

雲間趙縱有感題

第一首寫的是

誰家小女髮垂垂

竊取天顏展畫眉

試看斯文今有主

也須還我鳳凰池

洛陽錢橫相題

山顯仁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心下又驚又喜因對普惠說道此二

生出評雖然狂妄詩思却甚清新二生不知有多大人年紀了普惠

道兩個人都不滿二十歲山顯仁道他既要與小姐較才為何就

回去了普惠道是小僧說小姐有恙未必見人他故此回去他說

遲兩日間還要來哩山顯仁道他若再來你須領來見我普惠道

二生說話大狂領來見老爺老爺量人還想得地起若見小姐小

姐姓了高激見二生狂妄未免又惹出事來山顯仁道有我在這

倘不妨又作了一歌山頭仁因夢與父兒商量遂抄寫了二詩起  
身回去此時山黛因思想閣下書生癡七歲病又見父母憂愁勉  
強掙起身干來說道好些其實寸心中思百慮不能消釋此時  
冷絳雪正在房中寬慰他忽山頭仁走來問道我兒這一會心下  
寬爽些麼山小姐道覺寬些山頭仁道你心下若是寬些我有  
一件奇事與你商量山小姐道有其奇事父親但說不妨山頭仁  
道我方纔在接引庵閉步普惠和尚對我說道有兩個少年書生  
要來與你較才目出大言十分不遜山小姐道爲何不來山頭仁  
又道因聞知你有病料不見人故此回來了臨去題了兩首詩在  
接引庵壁上甚是狂妄我抄寫了在此你可一看山小姐接了與  
冷絳雪同看看了一遍二人彼此相視冷絳雪道二生詩雖巧觀  
然語句太傲何一狂至此山小姐道有才子人往七氣騎這也怪他  
不得只是他既要求奪鳳凰池及個輕易還他之理須要奚落他

一場使他抱頭鼠竄而去方知小妹不是病取天顏以爲聲

是道這也不難等他來持他是二人賤妾與小姐也是兩個就

是眞才寔學各分一壘明也與他旗鼓相當料也不致輸與他山

小姐道我與你若明也與他較才莫說輸與他就勝他也不算不得

奚落不足以爲耻山頭仁又笑道我看此生才情精勁你二人也

不可小覷若與他對試不損名足矣怎麼還思量要取辱他冷絳

雪道這樣任生若不取辱他一場使他心服也未免要人前賣嘴

只是除了與他明試再無別法山小姐笑道孩兒到有一法在此

輸與他不致損名勝了他使他受辱山頭仁道我兒再有甚法山

小姐道待他二人來時只說各一處考恐怕有代作傳遞之弊分

置他二人在於東西兩花園坐下待孩兒與冷家姐姐假扮做青

衣侍兒只說小姐前次曾被無才之人纏擾徒費心思今又新病

初起不耐煩刺着我侍妾出來先考一果有些眞才將我侍

兒壓倒然後好請到王尺樓優禮相待見倘或無才連我輩不如  
便好請回免得當面受辱若是勝了他明日傳出只說連侍見  
也考不過豈非大辱就輸與他不過待妾尚好遮飾或者不致損  
名山顯仁聽了大喜道此法甚妙安絳雪也歡喜道小姐妙算真  
無違漏矣這兩個狂生如何曉得大家算計停當山顯仁又分付  
人去與普惠說若題詩書生來可領他來見一面打點等候不題  
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辭了普惠回來一路上商量燕白領道我  
們此來雖說考才實爲婚姻怎料一時就忘記了今做此二詩將  
他輕薄少不得要傳到山相公與小姐面前他若見了豈有不怒  
之理就是度量大不懷恨於你我這婚姻事斷也無望了平如衡  
道做已做了悔也無益况婚姻自有定數強他不得或者有才女  
子的心眼與世人不同見統庫乞憐憫加鄙薄今見了你我有氣  
骨才人轉垂青起敬也不可知知愁絕處心麼且回去與兒肩飲快談

以養氣遲兩日始與他對壘燕白領笑道也說得有理二人遂歡  
歡喜同走了回去過了三五日心也放不下因天氣晴明又收拾  
了一徑出城依舊走到接引庵普惠看見笑嘻嘻迎著說道二位  
相公今日來的早像是真個要與山小姐考試詩文的了燕白領  
因問道這山小姐病好了麼普惠道雖未全愈想是起得來了平  
如衡既是起得來我們去尋他考一考不妨就要起身去普惠留  
住道此時太早山小姐只怕睡尚未起且請少坐奉過茶收抄素  
齋用了待小僧送去燕白領道齋到不消領一杯茶罷得老師一  
送則感情矣普惠果然邀人去吃了些茶坐了半晌將近日午方  
纔同去到了山相公庄門普惠是熟的只說得一聲就有人進去  
通報不多時就有人出來說道請師傅與二位相公所上坐三人  
遂同到所中坐下坐了半晌山顯仁方嵩巾野服走了出來燕白  
領與平如北上前施禮祀畢就以師生禮叙坐普惠恐怕不便就  
第四才子

辭去了山顯仁一面叫人送茶一面就開口問道那一位是趙兄  
燕白領打一恭道晚生趙縱山顯仁因看着平如衡道此位想是  
錢兄了不知衡也打一恭道不做晚生正是錢橫山顯仁道前在  
接引菴見二兄壁上之見清新俊逸真可謂相如再世太白重生  
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打一恭道書生寒賤不能上達紫閣黃扉故  
妄言聳聽以爲進身之階今既蒙援引仕瞽之罪尚望老太師寬  
宥山顯仁道文人筆墨遊戲上天下地無所不可何罪之有只是  
小女閨娃識字亦無心潛據斯文實因時無英雄偶蒙聖恩假借  
耳今既有二兄青年高牙煥奎壁之光潤文明之色鳳凰池祀宜  
奉還焉敢再以脂粉相污燕白領道脂粉亦愧男子無人耳詞雖  
不無過激而意定欣慕乞老太師原諒平如衡道鳳池亦不必盡  
還但容我輩作鷗鷺游翔其中足矣山顯仁道這都罷只是二兄  
今日車顧意欲何爲燕白領道晚生二人俱係遠方寒士雖



槩鉛寔出孤陋每有所作往往不知高低因聞令愛小姐嘗作懸  
於國門芳名播於天下兼有玉尺量才之任故願同坐樓下願竭  
微才求小姐玉尺一量孰長孰短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山顯仁  
道二兄大才到要就教小女可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旣辱賜  
顧怎好固辭但考之一途必須嚴肅方別真才燕白領道晚生二  
人短長之學盡在胸中此外別無一物聽憑老太師如何賜教平  
如衡道老太師若要搜檢亦不妨山顯仁笑道搜檢也不必但二  
兄分做兩處省下許多顧盼問答也好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應道  
這個聽憑山顯仁就分付兩個家人道可送趙相公到東花園亭  
子上又分付兩個家人道可送錢相公到西花園亭子上坐又對  
燕白領與平如衡道老夫不及奉陪候考過領教佳章說罷四個  
家人遂請二人同人穿堂各往東西花園而去正是

東西諸葛八門陣 左右韓侯九里山

莫道閨中小兒女

寸心偏有百機關

兩個家人將平如衡送到西花園亭子去坐且不題且說燕白  
領隨着兩個家人竟到東邊花園裡來到了亭子上一看只見烏  
啼畫閣花壓雕欄十分富麗再看亭子中早已東西對坐擺下兩  
張素文房四寶端端正正俱已在上面燕白領心下想道聞他有  
個玉尺樓是奉旨考才之地怎麼不到那里却在此處又想是要  
分考樓中一處不便故在此間正沉吟不了忽見三五侍妾簇擁  
着一個青衣女子而來燕白領遠望去宛如仙子欲認做小姐  
却又是侍兒打扮欲認做侍兒却又秀媚異常心下驚疑未定早  
已走至面前燕白領慌忙出位施禮那青衣女子畧福了一福便  
與燕白領分東西對面坐下燕白領不知是誰又不好輕問只得  
低頭偷看到是青衣女子先開口說道趙先生不必驚疑妾非小  
姐乃山小姐位下掌書記的侍妾奉小姐之命特來請教先生燕

白領道原來是一位掌書記的才人請問小姐爲何不自出而又  
勞玉趾青衣女子道前日也是幾位貴客要見小姐試才小姐勉  
強應酬却又一字不通徒費許多口舌今辱先生降臨大才固自  
不同然小姐思心過慮恐蹈前轍今又養病玉尺樓不耐煩劇故  
遣妾先來領教如果係真才賤妾輩望風不敢當便當掃徑焚香  
延入樓中以定當今天下斯文之案倘只尋常便請回駕也免一  
番多事燕白領听了心下想怒道這小丫頭這等作怪怎自不出  
來却叫一個侍妾辱我這明也高抬聲價我若不與他考他便道  
我無才害怕若與他對考我一個文士怎與一個侍妾同考又偷  
眼將那侍妾一看只見滿面容光飛舞不定恍與閣上美人不相  
上下心中又想道山小姐雖說才高顏色或者轉不及此莫管他  
侍妾不侍妾如此美人便同拈筆硯也亦是僥倖况侍妾之才料  
也有限只消一首打發他去了便可與小姐相見心下主意定了

第四才子 卷四  
因說道既是這等考也無妨只是如何考起青衣女子說道聽憑  
先生起韻賤妾奉和燕白頷笑一笑道既蒙尊命學生僭了遂磨  
墨舒紙信筆題詩一首道

只畫蛾眉便可憐

塗鴉識字豈能傳

須知才子凌雲氣

吐出蓬萊五色蓮

燕白頷寫完早有侍妾取過去與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微笑  
一笑道詩雖好只是大白譽了些因拈起筆來全不思索就和了  
一首叫伴兒送了過去燕白頷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一時才調一時憐

千古文章千古傳

漫道文章男子事

而今已屬女書蓮

燕白頷看了不覺吐舌道好美才好美才怎這等敏捷因立題  
來向前深七作個揖道我學生失敬了那青衣女子也起身行禮  
道先生請尊重俚句應酬何足垂譽請問先生還有佳作賜教麼

燕白頷道既蒙不鄙還要獻醜以陳鄙懷因又題詩一首道

幾下風光天下憐

心中情事眼中傳

河洲若許操舟往

願剖華峯一丈蓮

燕白頷寫完侍妾又取去與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又笑一笑  
道先生何交淺而言深因又和了一首叫侍兒仍送到燕白頷面  
前燕白頷再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思雲想月總虛憐

天上人間信怎傳

欲爲女霜求玉杵

須從御座徹金蓮

燕白頷看了不勝大異芳殊如此仙才自是金屋娉婷怎麼沈埋  
子朱門訛室言所不解那青衣女子道先生自以才人自負要來  
與小姐爭衡理宜干言不盡萬言不休怎見了賤妾兩首微詞便  
大驚小怪况江淹才盡之易而子建七步之外無異地燕白頷道  
美人見哂因當但學生來見小姐之意元爲景仰小姐之才非慕

高貴高名者也今見捉刀英雄不識必欲把魏公推望此無日者  
也學生雖微才不足比數然沉胸時多亦已深矣未聞泰山之上  
更有泰山滄海之餘復有滄海才美至于記室亦才美中之泰山  
滄海矣豈更有過者乃即所傳小姐才美高名或亦記室才美高  
之也因又題詩一首道

非是才窮甘乞憐

美人詞調果堪傳

既然根底成佳藕

何不枝頭常見蓮

燕白領寫完又有侍妾取去那青衣女子看了又看因說道先生  
佳作未語寓意微婉用情深切實東坡太白一流人白領尊重不  
要差了念頭因又和了一首叫侍兒送過來燕白領接在手中一  
看只見上寫道

春光到眼便生憐

那得東風日夜傳

一朵桃花一朵杏

須知不是並頭蓮

燕白領看了默然半晌忽嘆聲道天只生人情傷了情長情短  
誰憐那女子隱隱聽見因問道此先生所吟麼燕白領道非吟也  
偶有所思耳那女子又不好問只說道妾奉小姐之命請教不知  
還有甚鬼教麼燕白領道記室之美已僥倖賄矣記室之才已奉  
教矣記室之嚴亦已聞命矣所以浮詞卑請未免獲罪青衣女子  
道先生既無所命賤妾告辭敢再申一言以代小姐之請因又拈  
筆仔細題詩一首叫侍兒送與燕白領因立起身道先生請慢行  
賤妾要覆小姐之言不敢久留矣遂帶了侍妾一開而去燕白領  
看了恍然如有所失呆了半晌再將那詩一看只見又寫着

才為人端要人憐

莫詆花枝倩蝶傳

脂粉雖然污顏色

何曾污及墨池蓮

燕白領看了因連聲歎息道天地既以山川秀氣盡付美人却又  
生我輩男子何用我前白題席筵詩說脂粉無端污墨池他今日

畢竟題詩自我想他慧心之喜文章之利針也相對不放半分之  
空真是使人愛殺又想道小姐既有病不肯輕易見我決個又見  
老平之理難道又有一個記室如方纔美人的與他對考若遇着  
一個無才的記室便是他的佳化只管坐在亭上痴七呆七早有  
引他進來的兩個家人說道相公坐在此沒甚事了請出去罷怕  
老爺還在所上候着哩燕白領聽見說老爺還在所上候心下呆  
了一呆道進來時何等興頭連小姐還思量壓倒如今一個侍妾  
記室也奈何他不得在甚臉臉出去見人只管沉吟不走常不得  
兩個家人催促只得隨了出來正是

眼濶眉揚滿面春

頭垂斜上便無神

只思漫索花枝笑

不料花枝反笑人

按下燕白領隨着兩個家人出來不覺且說平如衡陪看兩個家  
人到西花園來將到亭子邊早望見平如衡許多侍妾圍繞若一

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花枝般的嬌了一張書案坐在裡面平如衡  
只認作小姐因聞得普惠和尙說他為人利害便不敢十分仰  
因低着頭走進亭子中朝着那女子深上一揖道學生錢橫浴湯  
人氏久聞小姐芳名如春雷灌耳今幸有緣得拜謁亭下願謝非  
才求小姐賜教一面說一面只管低頭作揖不起那女子含笑道  
錢先生請尊重錢不是小姐平如衡聽見說不是小姐忙抬頭  
起來一看只見那女子生得花嬌柳媚猶如仙子一般暗想道這  
樣標致那有不是小姐之理只是穿着青衣打扮如何模樣因  
問道你既不是小姐却是何人那女子啟朱唇開玉齒嬌滴滴應  
道賤妾不是小姐乃小姐掌書記的侍妾平如衡道你既是侍妾  
為何假作小姐取笑于我那女子道賤妾何曾假作小姐取笑先  
生先生誤認作小姐自取笑耳平如衡道這也罷了只是小姐為  
何不出來那女子道小姐雖一女子然休位尊嚴就是天子徵名

三次也只有一次入朝王侯公卿到門求見也須三番五次方得  
一接先生今日絕來怎恁這等性急就思量要見小姐就是賤妾  
出來相接也是我家太師爺好意愛先生青年有才與小姐說了  
故有是命平如衡听了許多說話滿腔盛氣先挫了一半因說道  
不是學生性急只是既蒙太師好意小姐許考小姐若不出來却  
與誰人比試那女子道賤出來相接者正欲代小姐之勞耳平如  
衡笑道比試是要做詩做文你一個書記侍妾如何代得那女子  
道先生請試一試看平如衡道不必試還是請小姐出來爲妙那  
女子道小姐當書記的侍妾有上中下三等十二人列成次第賤  
妾下等考不過然後中等出來中等考不過然後上等出來上等  
再考不過然後方請先生到玉尺樓與小姐相見此時要見小姐  
還尙早平如衡听了道原來有許多瑣碎這也不難只費我多做  
兩首詩耳也罷就與你考一考那女子將手一舉道既要考請坐

平如衡回頭一看只見東半邊也設下一書案坐席紙墨筆硯  
俱全因走處坐下取筆在手說道我已曉得你小姐不出來的意  
思了無非是藏拙遂信筆題詩一首道

一名可虛夸才怎虛

深閨深處好藏珠

若教並立詞壇上

除却蛾眉總不如

平如衡題完白讀了一遍因叫眾侍兒道可取了去看若是讀不  
出待我讀與你听侍兒果取了遞與那女子那女子看了一遍也  
不做一声只拈起來輕七一掃早已和完一首命侍兒送來平如  
衡正低頭沈想自己詩中之妙忽抬頭見詩送至面前還只認作  
是他的原詩看不出又送了來又笑說道我就說你不能讀得出  
拿來待我讀與你听及展開看時却是那女子和韻早吃一驚道  
怎麼到和完了大奇大奇因細心讀處只見上寫道

心要虛夸腹莫虛

探珠豈易探驪珠

漫思王母瑤池奏

一曲雙成如不如

不如衡看完滿心歡喜喜到極處竟忘了情因拍案大叫道奇才奇才我平如衡方遇一勁敵矣那女子听見因篤問道聞先生尊姓錢為何又稱平如衡莫非有兩姓麼平如衡見問方知失言因胡賴道那個說平如衡我說的是錢橫想是你錯听了那女子道錯听也罷只是賤妾下等書記怎敢稱個勁敵平如衡道你不要哄我你不是下等待我與你講和罷再請教一首因又磨墨濡毫題詩一首道

千秋白雪調非虛

萬斛銀來字字珠

紅讓桃花青讓柳

平分春色意何如

平如衡題完雙手捧了叫侍兒送去道請教請教那女子接了一看但微七含笑也不做一聲只提起筆來和韵相答平如衡遠七看見那女子揮灑如飛便連聲稱贊道罷了罷了女子中有如此

第十七回

俏佳人代說漢呈身

詞曰螳螂不量蝦蟆妄想往往自尋仇便不傷身縱能脫禍也惹一場羞口佳人性慧心腸巧慣下何鬚鈎春之不入吐之不出不怕不低頭

右調少年遊

話說平如衡考不過侍妾走了出來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口撞見燕白領也走了出來二人遇見彼此驚訝先是燕白領問道你考得如何平如衡連搖頭道今日出醜了燕白領又問道你見小姐麼平如衡道若見小姐考不過還不是出醜不料小姐自不出來却叫一個掌書記的侍妾與我同考那女子雖說是個侍妾我看他舉止端莊顏色秀媚比貴家小姐更勝十分這起勿說只說那才情敏捷落筆便成何須倚馬小弟剛做得一首他想也不想信筆就和一首小弟又做一首他又信筆和一首一連做了三首

他畧不少停也一連和了三首內中情詞針鋒相對不差一線到  
叫小弟不敢再做我想一個侍妾不能討得半點便宜豈非出醜  
吾兄所遇定不如此或者爲弟爭氣燕白領把眉一蹙道不消說  
起與兄一樣也是一個書記侍妾小弟也做了三首他也做了三  
首弄得小弟沒法也見小弟沒法竟笑了進去臨去還題詩一首  
訕語于我我想他家侍妾尙然如此高才可愛那小姐又不知妙  
到甚麼田地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閣上美人也不過相爲伯仲小  
弟所以垂首喪氣不期吾兄也遇勁敵討了沒趣平如衡道前邊  
的沒趣已過去了但是出去還要見山相公若問起何言答之後  
面的沒趣更却難當燕白領道事既如此就是難當也只得當一  
當跟的家人又催二人立不住脚只得走了出來到了廝上幸喜  
得山相公進去還不會出來家人說道二位相公請少坐待我進  
去稟知老爺燕白領見山相公不在廝上也不得要脫身因說道

敏才吾輩男子羞死矣正說不了詩已寫完送到面前明已讀道

才情無假學無虛

魚目何嘗敢混珠

色到哦眉終不讓

居才誰是蘭相如

平如衡讀完因歎口氣道我錢橫來意原欲求小姐以爭才子之  
高名不料遇着一個書記尙不肯小遜何況小姐前日在接引菴  
壁上題詩甚是狂妄今日當謝過矣因又拈筆題詩一首道

井深心恨不虛

一雙明眼愧無珠

立黃妄想裳公子

笑殺青衣也不如

平如衡題完侍兒取了與那女子看那女子看完方笑笑說道先  
生何前倨而後恭因又和詩一首道

人情有實豈無虛

遊戲風流盤走珠

到底文章同一脈

有誰不及有誰如

那女子寫完命侍兒送了過來平如衡接在手中細讀一遍因說

道古人高才還須七步今才人落筆便成又勝古人多矣我錢橫  
雖成開慰獨不愧下心乎遂立起身來辭謝道煩致謝小姐請歸  
讀十年再來領教因欲走出那女子道先生既要行賤妾還有一  
言奉贈遂又題詩一首送與平如衡平如衡已走出亭外接來一  
看只見上寫着

論才須是此心虛

莫認鮫人便有珠

舊日鳳凰池固在

而今已屬女相如

平如衡讀完知是訛誚他前日題壁之妄便也不答竟籠在神中  
闕上的走了出來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的所在只見燕白領也  
從東邊走了出來二人撞見彼此顏色有異俱各吃了一驚只因  
這一驚有分教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

我們自去不消稟了家人道不稟老爺相公去了恐怕老爺見罪  
平如衡道我們又不是來拜你老爺的無非是要與小姐試本今  
已試過試的詩文又都留在裏面好與友聽你老爺小姐慢慢去  
看留我們見老爺做甚麼家人道二位相公既不要見老爺小的  
們怎好強留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處也須說下恐怕內裡  
看得詩好要來相請也不可平如衡道這也說得有理我二人  
同寓在正要說出玉河橋來燕白領慌忙插說道同寓在抱子河  
岳公堂裡說罷二人竟往外走走離了三五十步燕白領埋怨平  
如衡道兄好不知机今看今日這個局面怎還要對他說出真下  
處來平如衡道正是小弟差了幸得還未曾說明虧兄接得好不  
多時走到庵前只見普惠和尚迎着問道二位相公怎就出來莫  
非不曾見小姐考試麼燕白領道小姐雖不曾見却考過了普惠  
道相公又來取笑了小姐若不曾見誰與相公對考平如衡老師

不清細問少不得要知道的普惠道且請裡面吃茶二人隨了進去走到佛堂只見前口題的詩明晃晃寫在壁上二人再自讀一遍覺道詞語大狂固索筆各又續一首于後燕白領的道

青眼從來不浪垂

而今始信有我眉

再看脂粉爲何物

筆竹干筆墨也

平如衡也接過筆來續一首道

芳香滿耳大名垂

雙車千秋才子眉

人世鳳池何足羨

白雲西去有瑤池

普惠在傍看見因問道相公詩中是河意味小僧全然不識燕白領笑道月色溶溶七光陰寂七豈容法笑知道平如衡又笑道他是普惠又不是普救怎說這話遂相與大笑別了普惠出來一徑回去不題却說山小姐考完走回後廳恰好冷絳雪也考完進來山小姐先問道那生才學如何姐七考得如何冷絳雪道那生是何

真正才子若非賤妾幾乎被他壓倒因將原韵三首與自己和前四首都遞與山小姐道小姐請看便知山小姐細七看了喜動眉宇因說道小妹自遭逢聖主垂青得以詩文遍閱天下才人于茲五六年也不爲少若不是腐儒之才就也是疎狂之筆却從不曾遇此二生詩才十分俊爽真一時之俊傑也冷絳雪說道這等說來小姐與考的錢生想也是個才子了山小姐道才不必說還不是尋常才子落筆如飛幾令小妹應酬不來也將原唱三首并和詩四首遞與冷絳雪道姐七請看過小妹還有一椿可疑之事與姐七說冷絳雪看了贊嘆不絕口道這趙錢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不是誇口說除了小姐與賤妾却無人敵得他來且請問小姐又有甚可疑之事山小姐道那生見了小妹一曲雙成如不知之句忽然忘了情拍案大叫道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勁敵矣小妹聽見就問他先生姓錢爲何說平如衡他着驚忙忙遮飾不知爲

何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不然天下那有許多才子冷絳雪道那  
生是怎麼樣一個人品山小姐那生年約二十上下坐得面如瓜  
子雙眉斜飛八鬚眼若春星體度修長雖弱而神情氣宇昂藏如  
鶴冷絳雪道這等說來正是平如衡了只可惜賤妾不曾看見若  
是看見到是一番奇遇山小姐道早知如此應姐姐到西園來冷  
絳雪道賤妾有一事可疑山小姐道何事冷絳雪道那趙生見賤  
妾題的須知不是並頭蓮之句默默良久忽歎了聲道天只生  
人情便了情長情短有誰冷賤妾聽了忙問道此先生所吟麼他  
若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賤妾記得前日小姐和閣下書生正是  
此二語莫非這趙生正是閣下書生山小姐聽了因問道那生生  
得如何冷絳雪那生生得圓面方領身林清秀而豐滿雙肩如兩  
山之聳一笑如百花之開古稱潘安雖不知如何之美只覺此生  
和近山小姐道據姐姐想像說來恍如閣下書生宛然若果是他

可謂當面錯過冷絳雪道天下事定這等不湊巧方纔若是小姐  
在東賤妾在西豈不兩下對面真假可以立辨不是顯見倒倒豈  
非造化弄人二人正躊躇評論忽山顯仁走來問道你二人與那  
生對考不知那兩生才學定是何如山小姐答道那兩生俱天下  
奇才父親須優禮相待纔是山顯仁道我正出去留他不知他爲  
甚竟不別而去我故進來問你既果是真才還須着人赴轉問他  
個詳細纔是山小姐道父親所言最是山顯仁走了出來叫一個  
家人到接引菴去問若是趙錢二相公還在菴中定然要請轉來  
若是去了就問普惠臨去可曾有甚話說家人領命到菴中去問  
普惠回說道已去久了臨去並無說話只在前題壁詩後又題了  
二首而去家人遂將二詩抄了來回覆山顯仁山顯仁看了因自  
來與女兒并冷絳雪看道我只恐他匆匆而去有甚不足之處今  
見二詩十分欽羨於你不別而去者大約是懷戀之意了山小姐

道此二生不獨才高而又虚心服義如此真難得冷絳雪道難得兩個都是一般高才山顯仁見女兒與冷絳雪交口稱贊因又分付一個家人道方纔來考試的松江趙錢二位相公寓在城中抱子河呂公堂你可拏我兩個名帖去請他有話說家人領命到次日起箇早果走到泡子河呂公堂尋問燕白領原是假說如何尋問得着不期事有湊巧宋信因張尚書府申出入不便故借寓在此山府家人左問右問竟問到宋信下處宋信見了問道你是誰家來的尋那一個家人答道我是山府來的要尋松江趙錢二位相公宋信道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家人道却是現有名帖在此宋信看見上面寫着侍生山顯仁拜因又問道這趙錢二相公與你老爺有甚相知却來請他家人道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與小姐對考老爺與小姐見他是兩個才子故此請他去有甚話說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

了意老爺的事情便無望了因打個破頭脣道松江只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便是個真才子那裡有甚姓趙姓錢的才子莫非被人騙了家人道昨日明也兩個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試的怎麼是騙宋信道若不是騙便你錯記了姓名家人道明也是一個姓趙一個姓錢爲何會錯宋信道松江城中的朋友我都相交盡了且莫說才子就是飽學秀才也沒個姓趙姓錢的莫非還是張寅相公家人道不會說姓張宋信道若不是姓張這裡沒有家人只得又到各處去尋尋了一日並無踪跡只得回纒山顯仁道小人到呂公堂遍訪並無二人踪跡人人說江才子只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方是除他並無別個山顯仁道胡說明也兩人再訪不着定要重責家人慌了只得又夾兩個同進城去訪不題却說宋信得了這個消息忙尋見張寅將前事說了一遍道這事

不上心只管弄冷了張寅道不是我不上心他那里定要見我你  
叫我不要去所以耽延爲今之計將如之何宋信道他既看中意  
了趙錢二人今雖尋不見終須尋着一個一尋見了便有成机便  
物我們前功盡棄俗語說得好醜媳婦少不得喫見公婆莫若討  
兩封硬掙書大着胆乘他尋不見二人之際去走一遭倘使俸先  
下手成了也不可知若是耍考試詩文待小弟躲在外邊代作一  
兩首傳遞與兄塞上白兒包你妥帖只是事成了不要忘却小弟  
張寅道見如此玉成當要重報二人算計停當果然又討了兩封  
要路的書先送了去隨即自寫了名帖又備了一副厚禮自家潤  
服乘轎來拜又將宋信藏在左近人家山顯仁看了書帖都是稱  
贊張寅少年才美門當戶對求親之意又見了這些書都是些一  
時權貴又因是吏部尙書之子又見許多禮物不好輕慢只得叫  
人請入相見張寅因倚着自已已有勢竟昂然走到所上以晚輩禮

相見禮畢看坐在左首山顯仁下陪一面奉茶一面山顯仁就  
道久仰賢契青年高才渴欲一會怎麼許久不蒙下顧張寅答道  
晚生一到京老父卽欲命晚生趨謁老太爺不意途中勞頓抱恙  
未痊所以羈遲上謁獲罪不勝山顯仁道原來有恙老夫急于領  
教也無他事因見前日書中盛稱賢契著作甚富改欲領教一二  
張寅道晚生未學也人下里之詞只好塗飾問里怎敢陳于老太  
師山斗之下今既蒙引誘敢不獻醜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張子新  
編一冊深深打一恭送上道鄙陋之章敢求老太師轉致令愛小  
姐筆削山顯仁接了展開一看見遷柳庄題壁所營諸作字字精  
新十分歡喜道賢契美才可謂名下無虛又看了兩首律上有味  
因叫家人送與小姐一面就邀張寅到所後留飲張寅辭遂不得  
只得隨到後所小飲數杯山顯仁雲聞大郡人文之邦前日王督  
學特薦一個燕白領也是松江人賢契可是相知麼張寅道這燕

白領號紫侯也是做縣華亭人與晚生是幼同窗最爲莫逆凡遇  
考事第一第二每每與晚生不相上下才是有些只是爲人狂妄  
出語往往詆毀前輩鄉里以此薄之家父常說他既承宗師舉薦  
又蒙聖恩徵名就該不俟駕而來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蕩竟無踪  
跡以宰相朝廷德音豈是上進之人山顯仁听了道原來這燕生如  
此薄劣縱使有才亦不足重正說未完只見一個家人走在山顯  
仁耳邊低低說了些甚麼山顯仁就說道小女見了佳音十分欣  
羨因內中有甚未解處要請賢契到玉尺樓一解不識賢契允否  
張寅道晚生此來正要求教小姐得蒙賜問是所願也山顯仁道  
問道這等可請一往老夫在此奉侯就叫幾個家人送到玉尺樓  
去張寅臨行山顯仁又說道小女賦性端嚴又不能容物比不得  
老夫賢契言語須要謹慎張寅打一恭道謹領台命遂跟了家人  
尚在心下暗想道山老之責過于自大他問老女見從然責重我

尚書之子也不寒賤難道敢輕薄我不成怕他怎的若要十分小  
心到轉被他看輕了主意定了遂昂昂然隨着家人人去不期這  
玉尺樓直在花園後邊走過了許多亭樹曲廊方纔到了樓下家  
人請他坐下叫侍妾傳話上樓坐不多時只見樓上走下兩個侍  
妾來向張寅說道小姐請問張相公這張子新編還是自作的還  
是選集眾人的張寅見問得突然不覺當心一拳急得面皮通紅  
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只得勉強硬說道上面明七刻着張子新  
編張子就是我張相公了怎說是別人做的侍妾道小姐既是張  
相公自做的爲何連平如衡詩都刻在上面張寅聽見說出平如  
衡三字摸着根脚驚得啞口無言默然半晌只得轉口說道你家  
小姐果然有眼力果然是個才子後面有兩首是平如衡與我唱  
和做的故此連他做的都刻在上面侍妾道小姐說不獨平如衡  
兩首還有別人的裡張寅心下暗想道他既然看出平如衡來自

然連燕白領都知道莫若直認罷了因說道除了平如衡便是燕  
白領還有兩首其餘都是我的了再無別人請小姐只管細看我  
張相公是真才宿學決不做那盜襲小人之事侍妾上樓覆命不  
多時又走下樓來手裡拿着一幅字遞與張賓道小姐說張子新  
編既是張相公自做的定然是一個奇才了今題詩一首在此求  
張相公和韻張賓換了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一首絕句道

一池野草不成蓮

滿樹楊花豈是綿

失去燕平舊詩句

忽然張子有新編

張賓見了一時沒從飾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筆寫來寫去悄  
寫了一個稿兒趁人不見遞與帖身一個童子叫他傳出去與  
朱信代做自家口裡哼七唧七的沉吟了一會兒虛寫了兩句一  
會兒又抹去了兩句一會兒又將原稿讀兩遍一會兒又起身走  
幾步兩隻眼只望着外邊侍兒們看了俱微七含笑掩的工夫人

了樓上又走下兩個侍妾來催促道小姐問張相公這這首詩  
還是和還是不和張賓道怎麼不和侍兒道既要和為何只管遲  
遲不做張賓道詩妙于工淹草不得况詩人之才情不同李太白  
斗酒百篇杜工部吟詩太瘦如何論得正然着急不題却說小童  
擎了一張詩稿忙忙走出要尋宋信代作奈房于深遠轉折甚多  
一時認不的出路只在東西亂撞不期冷絳雪听得山小姐在王  
尺樓考張賓正要走去看七正走出房門忽撞見小童亂走因問  
侍妾拊擊問道你是甚麼人走到內裡來小童慌了說道我是跟  
張相公的冷絳雪道既跟張相公為何在此亂走小童道我要出  
去因認不得路錯走到此冷絳雪見他說話脆張定有緣故因說  
道你既眼張相公又出去做甚定是要做賊了快拿到老爺處去  
問小童慌了道實是相公分付出去有事並不是做賊冷絳雪道  
你實說出去做甚麼我就饒你你若說一句謊我就拿你去小童

要脫身又脫不得只得貴說道相公要做甚麼詩叫我傳出去與宋相公代做冷絳雪說道要做甚麼詩可拏與我看小童沒法只得取出來遞與冷絳雪看了笑一笑道這是小姐奈何他了待我也取笑他一場因對小童說道你不消出去尋人代我替你做了罷小童道若是小姐肯做得一發好了冷絳雪道跟着我來遂帶了小童到房中信筆寫了兩首遞與他道你可拏去只說是宋相公做的小童得了詩歡喜不過冷絳雪又叫侍兒送他到樓下小童掩將進去張寅忽然有見慌忙推小解走在階下那童子近身一濕就將帶做的詩遞了過來張寅接詩在手使胆大氣壯昂昂然走進來坐下道還做詩要有感觸偶下階有觸不覺詩便成了因暗暗將代做的稿兒鋪上紙下原打帳是一首尾是兩首一發快活因照着謄寫寫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遞與侍妾道詩已和成可拏與小姐去細看小姐乃有才之人自識其中

趣味特接了微笑一笑遂送上樓來與山小姐山小姐接了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高才自負落花蓮

莫認包兒掉了綿

縱是燕平舊時句

雲間張子實重緜

又一首是

荷花荷葉總瓜蓮

樹長添生都是綿

莫道春秋齊首事

一加筆削仲尼編

山小姐看完不禁大笑道這個自了不知央甚人代作到被取笑他了又看一遍道詩雖遊戲甚是風雅則代作者道是一個才子但不知是何人怎做個法兒叫他說出方妙正然沉吟忽冷絳雪從後樓轉了出來山小姐忙迎著笑說道姐姐來得好又有一個才子可看一個笑話冷絳雪笑道這個笑話我已看見這才子我早知道山小姐道姐姐從來爲何到先知道了冷絳雪就將撞見

小童出去求人代作并日已代他作詩之事說了一遍山小姐拍掌大笑道原來就是姐姐要他我說那裡又有一個才子張寅在樓下所見樓上竿聲嘩七滿心以為得意歡喜因暗想這何上乘他歡喜在上樓去調戲得個趣兒倘有天緣彼此愛慕固是萬幸就是他心下不允我是一個尚書公子又是他父親明明叫我進來的他也不好難為我今日若當面錯過明日再央人求求不知費許多力氣還是隔靴搔癢不能如此親切主意定了遂不顧好歹竟硬着胆撞上樓來只因這一上樓來有分教黃金上公子之頭紅粉塗才郎之面不知此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癡公子倚佳人畫面

詞曰潑墨淋漓借尊面橫 爲素壁雖然笑似錦箋奇圈圈點點  
得辱佳人筆口書生白面安能及粉黛無顏色若非神茶鬱  
墨橫塗堅扶堪爲匹

話說張寅在玉尺樓下考詩听見樓上歡笑以為山小姐得意竟人着胆一直撞上樓來此時許多侍妾因見山小姐與冷粉雪取笑張寅作樂都立在旁邊觀看樓門口並無人看守張寅乘空竟走了上來山小姐忽抬頭看見因大怒道這是誰人敢上樓來張寅已走到面前望着小姐沐七一揖道學生張寅掛在蒙小姐見賞特上樓來拜謝眾侍妾看見張寅突然走到面前俱大驚着急攔的攔遮的遮推的推扭的扭亂嚷道好大胆這是甚麼所在竟撞了上來張寅道我不是自撞來的是你家太師爺着人送我

來前山小姐道胡說太師叫你在樓下聽考你怎敢擅上樓來哩  
因用着手指着上面懸的御書扁額說道請睜開鸞眼看一看這  
是甚人寫的在是公侯卿相到此也要叩頭你是一個自了公子  
怎敢欺滅聖上竟不下拜張真慌忙抬頭一看只見正當中懸着  
一個扁額上面御書宏文才女四個大字中間用一顆御璽知是  
皇帝的御筆方纔慌了掠衣跪下山小姐道我雖一女子乃天子  
銑定才女之名賜玉尺一樓量天下之才又恐幼弱爲人所欺救  
賜金如意一柄如有強求婚及公子皇孫并四方求詩求文也不  
朝中縉紳大臣皇親國戚以及公子皇孫并四方求詩求文也不  
知見了多少從無一人敢登此樓輕言調戲你不過是一個執連  
之兒怎敢目無聖旨小處手裁將請旨之金如意不利乎因叫侍  
妾在龍案上取過一柄金如意親執在手申立起身來說道張真  
調戲御賜才女奉旨打死說罷提起金如意就照頭打來把一個

張真嚇得魂飛天外欲要立起身來跑了又被許多侍妾拏定沒  
奈何只得磕頭如搗蒜口內連七說道小姐饒命小姐饒命我張  
寅南邊初來實是不知求小姐饒命山小姐那裡肯听怒狠七拏  
道金如意只是要打喜待冷淨雪在旁相勸山小姐尙不肯依却  
虧張寅眼來的家人聽見樓上的聲息不好慌忙跑到後廳稟  
知山顯仁我家公子一時狂妄誤上小姐玉尺樓小姐大怒要奉  
旨打死求太師老爺看我家老師面上速求饒恕感恩不淺山顯  
仁聽說我着忙道我同他謹悞他却不听小姐性如烈火若打傷  
了彼此體面俱不好看因忙叫幾個家人媳婦快跑去說老爺討  
饒山小姐正要下毒手打死張真冷絳雪苦勸不住忽幾個家人  
媳婦跑來說老爺討饒山小姐方纔縮住了手說道這個狂妄畜  
生留他向益參七却來勸止冷絳雪道太師也未必爲他只恐同  
官面上不好看耳此時張寅已嚇癱在地初猶求饒後來連話都

說不出只是磕頭山小姐看了又覺好笑因說道父命討饒怎敢不遵只是造化了這畜生冷絳雪道既奉太師之命恕他無才可放他去罷山小姐道他胸中雖然無才却也能央人代替以杜門面則面上不可無才因叫侍妾取過筆墨與他搽一個花臉去使人知他是個才子張寅跪在樓上看見放下金如意不打畧放了些心因說道若說我張寅見御書不拜擅登玉尺樓誤放小姐罪固該當若說是央人代替我張寅便死也不服山小姐與冷絳雪聽了俱大笑起來山小姐道代寅的人俱已捉了在此還要嘴強張寅聽說捉了代替只說宋信已被他們拿了心下愈慌不敢開口山小姐因叫侍兒將筆墨在池臉上塗得花花絲絲道今日且饒你去你苦再來纏擾我請過聖旨只怕你還是死張寅聽說饒玉連忙扒起來說道今日吃了許多苦還來纏些甚麼冷絳雪在旁插說道你也不吃些你肚裡一點墨水不曾帶來今則深了一

臉去還說吃苦說得山小姐忍不住要笑張寅得個空就往樓下走了走道樓下來家家入接着看見不像模樣連忙將衣服替他面上揩去階便揩了然是乾衣服未曾着水終有些花也綠也不一乾淨張寅也顧不得竟遮掩着直往外走也沒甚臉嘴去見山顯仁遂不到後廳竟往旁邊夾道裡一道烟走了走出大門外心總安了因想道他總說代作人捉住了定是老宋也等了去我便放了出來不何老宋如何了又走不上幾步轉過澗來只見宋信在那裡伸頭探腦的張望看見張寅忙迎上來說道恭喜想是不曾要你做詩張寅見了又驚又喜道你還是不曾捉去還是捉了去放出來的宋信道那個捉我你怎生這樣慌張狼狽臉上為何花兒綠綠的張寅跌跌脚道一言說不盡且到前邊尋個好所在慢慢去說遂同上了轎回來走了數里張寅忽見路旁一個酒店甚是幽雅潔淨遂叫住了驕同宋信入來這店中是樓上樓下雨處

張寅懶得上樓遂在樓下靠窗一副大座坐下先叫取水將面洗了然後吃酒總吃兩杯宋信便問道你爲何這等氣苦張寅嘆口氣道你還要問都是你害人不淺宋信道我怎的害人張寅道我火你作詩正望你做一首好詩光輝光輝你不知做些甚麼詩叫他笑我火你代做原是隱密瞞人之事你怎麼與他知道出我之醜宋信道見鬼了我在此等了半日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出來是誰叫我做詩張寅道又來胡謔了詩也替我做了我已寫去了怎賴沒有宋信道我做的是甚麼張寅道我雖全記不得還記得些影兒甚麼落花蓮甚麼包兒掉了綿又是甚麼春秋又是甚麼仲尼難到不是你做還要賴到那里去宋信道冤屈死人是那個叫我做張寅道是小童來的宋信道可叫小童來對質張寅忙叫小童小童却躲在外面面不敢進來被叫不過方走到面前張寅問道宋相公做的是你拏來的宋信道我做甚詩交與你小童見

而下對問慌了呆了  
有些古怪因都臉兩掌道莫非你這小蠢才不會拏詩與宋相公麼小童被打只得直說道那詩實上不是宋相公做張寅大驚道不是宋相公做的却是誰人做的小童道相公叫我出來我因性急慌忙走錯了路誤撞入他家小房裡被他拏住要做賊打又搜出相公與我的詩稿小的瞞他不得只得直說了他說你不消尋別人我代做了罷拏起筆來傾刻就寫完了我恐怕相公等久只得就便拏來了張寅聽了又跌脚道原來你這小奴才誤事做詩原爲要瞞他家小姐你怎到央他家小姐代做怪不他笑說代做的人已捉住了宋信道如今總明白又問道他怎生叫你做起的張寅道我一進去山相公一團好意留我小飲飲了半晌就叫人送我到玉尺樓去考方纔坐下山小姐就叫侍妾下樓來問道張子新編是誰人做的我答是自做的他又叫侍妾說道既是自

做的爲何有不如衡詩在內只因這一問打着我的心你叫我一句也說不出我想這件事是你我情七做的神鬼也不知他怎麼就知道宋信也吃驚道這真作怪了你却怎麼回他張寅道我只得認是平如衡與我倡和的兩首故刻在上面他所以做這一首詩就請我又要我和我急了叫這小奴才來夾你做不知又落人圈套竟將他代作的寫了上去他看了在樓上大笑我又不知就裡只認是看詩歡喜遂人胆跑上樓去不料他樓上供有御書說我欺滅聖旨不拜又有一柄御賜的金如意凡是強求婚姻與調戲他的打死勿論我又不知被他叫許多侍妾笑婦將我捉住自取金如意定要將我打死是我再三苦求方纔饒了你道這了頭惡不惡雖說饒了臨行還探我一個花臉方放下樓來宋信听了吐舌說道大造化大造化玉尺樓可是擅自上去得的一個御賜才女可是調戲得的還是看你家尚書分上若是別個定然打死

只可白白送了一條性命張寅道既是這等利害何不早對我說宋信道他的利害人人知道何消說得就是不利害一個相公女兒也不該撞上樓去調戲他張寅道我一個家舉公子難到白白受他凌辱就是這等罷了須與老父說知上他一疏說他倚朝廷寵眷凌辱公卿子弟宋信道你若上疏說他凌辱他就辨疏說你調戲後來問出真情畢竟還是你吃虧如何弄得他倒張寅道若不處他一場如何氣得他過宋信道若是氣他不過小弟到有個好機會可以處他張寅忙問道有甚好機會處他說與我知道宋信道我方纔在接引菴借坐等你看見壁上有趙縱錢橫二人題的詩看他詩中情思都是羨慕山小姐之意我問菴中和尚他說二人曾與山小姐對考過我問他考些甚麼那和尚到也好事連考的詩都抄的有遂拏與我看被我暗上也抄了來前日山相公叫人錯尋到我下處的就是此二人我看他對考的詩彼此都有

勾挑之意你若尋他過犯上疏參論何不將此倡和之詩呈與  
聖上說他借量才之名勾引少年子弟在正只樓淫詞倡和有辱  
天子御書并欽賜才女之名如此罪便不怕天子不動心張寅  
听了滿心歡喜道這個妙這個妙待我就與老父說知叫他動疏  
你若明日就上疏他就說你調戲被辱仇口冤他了此事不必性  
急須緩過幾日方好張寅道也說得是遲兩日不怕他走上天去  
一人商量停當方纔歡喜飲酒飲了半晌方纔起身上輪而  
去俗語說得好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期這日燕白領因放不下  
閣上美人遂同平如衡又出城走到皇庄園邊去訪問不但人無  
踪影并牆上的和詩都粉去了二人心下氣悶不過走了回來也  
先在這店中樓上飲酒正飲不多時忽看見樓下求信與張寅同  
了人來二人大驚道他二人原來也到京了平如衡就喚小樓來  
問他燕白領問他道且听他說些甚麼二人遂同伏在欄上邊側

口細听見他一五一十長七短七都說是要算計山小姐道

縱錢橫之事遂悄悄不敢言張只等他吃酒酒去了方纔商量道

早是不會看見若看見未免又惹是非燕白領道我原料他要來

山家求親只得倚着尚書勢頭有幾分指望不期討了一場凌辱

不如衡道我二人去考雖說未討便宜却也不致出醜所可恨者

未見小姐耳燕白領道以我論之小姐不過擅貴名耳其才美亦

不過至是極矣小弟初意還只望謀求小姐一見今听張寅所謀

不善若再玉纏擾不獨帶累山小姐即你我恐亦不能乾淨不如

衡道就是不去他明日叫父親上疏畢竟有趙縱錢橫之名如何

脫卸燕白領道若你我真是趙縱錢橫考詩自是公器有無情詞

挑逗自然要辨個明白怕他怎的只是你我都是假托之名到了

臨時張寅認出真姓名報知聖上聖上說學臣薦舉朝廷欽命都  
違悖不赴却更名改姓潛問京師調引欽賜才女這個罪名便大

了平如衡道吾兒所慮甚是爲今之計却將奈何燕白領道我二人本念實爲訪山小姐求婚而道一段姻緣料也無望小弟過了閣上美人可謂萬分僥倖然追求無路又屬渺茫吾兒之沒絳雪又全無踪影你我流蕩在此殊覺無味况前日侍妾詩中已明明說道欲爲玄相求玉杵須從御座徹金蓮月今鄉試不遠莫若歸去取了功名那時重立藍橋或者還有一線之路平如衡道吾兒之論最爲有理只怕再來時物是人非雲英已赴裴航之夢矣燕白領道山小姐年方二八花期尚有可待况天下富貴才人甚少那能便有裴航不如衡道山小姐依兒說來還有可待只怕我那冷絳雪小姐不能待矣既是這等須索早早回去二人算計定了又飲了數杯酒便起身回到下處叫家人收拾行李催了驕馬次日絕早就出城長行二人一路上有說有笑到也不甚辛苦一日行到山東地方正在一條狹口忽撞見一條官道前來前面幾對執

事後面一乘官轎甚大又有十餘匹馬跟隨十分擁擠燕白領與平如衡只得下了轎檢一個畧寬處立着讓他們過去不隄防官轎抬至面前忽听轎內連叫舍人道快問道旁立的可是燕平二生員燕白領與平如衡听见忙在轎裡一張方認得是王提學也不等舍人來問連忙在轎前打一恭道生員正是燕白領平如衡王提學見了大喜因分付舍人道快請二位相公前面馴中相見說罷轎就過去了听差二人領命隨即跟定燕白領平如衡請上了轎抬了轉去幸喜回去不遠只二三里就到了驛中王提學連連叫請燕平二生員燕白領平如衡只得進去拜見拜見過三提學就叫看坐二人遜稱不敢王提學道途中不妨二人只得坐下王提學就問道本院已有疏侍薦已蒙聖恩批允徵召入京本院奉旨各處追尋却無踪影二位賢契爲何却在此處燕白領應道生員與平生員蒙大宗師倍極感恩無地但生員等遊學在先竟

不知徵名之事在幸聖恩并負大宗師薦拔之盛心死罪死罪王  
提學道既是不知這也罷了却喜今日奏巧遇着正好同本院進  
京復命就好面聖定有異擢燕平二人說道大宗師欲將生員下  
士獻作嘉賓一片作養盛心真足千古但聞負天下之大名必有  
高天下之大才方足以當之若碌碌無奇未免取天下之笑生員  
輩雖薄有微才爲大宗師垂憐然備心自揣竊恐天下之大何地  
無才竟以生員二人概盡天下實也不敢自信王提學道二位賢  
契虛心自讓回見謙光但天下人文南直首重本院于南直中選  
求惟二位賢契出類拔萃故本院敢下特薦天下雖大縱有才人  
亦未必過于賢契今姓名已上達宸聰二位賢契不必過遜燕自  
領道生員輩之辭其實是有所見而然到不是套作謙語王提學  
道有何所見不妨直說燕白領道生員輩聞聖王詔求奇才者蓋  
兩山相公之女山黛才美過人曾在玉尺樓作詩作賦壓倒翰苑

羣英故聖上之意以爲女子尙有高才何況男子故有此特命

應詔之人必才高過于山黛方不負聖上之求若生員輩不過

羽之翹才耳安敢奪劉邦之秦鹿是以求大宗師見諒也王提學

笑道二位賢契又未遇山小姐何畏山小姐之深也燕白領道生

員輩雖未遇山小姐實依稀彷彿于山小姐之左右非畏之深實

知之深也王提學道二位賢契苦苦自諉本院也不妨相強只是

以蒙徵召而堅執不往恐聖上疑爲鄙薄聖朝今情願原從制科出身

道生員輩若是養高不出便是鄙薄聖朝今情願原從制科出身

總是朝廷之人才只是不敢當徵召耳實是尊朝廷與鄙薄者大

相懸絕王提學道二位賢契定要歸就制科這便也是一樣了只

是到後日辨時便遲了何不就将此意先出一疏待本院復命帶

上了使聖上看明不獨無罪且可見二位才而有讓明且鹿鳴得

意上苑看花天子定當刮目燕平之人同謝道蒙大宗師指教卽

當出疏王提學就留二人在驛中同住了驛中備出酒飯就留二人同吃飲酒中間又考他二人之詩文見二人下筆如神無不精警看了十分歡喜因說道二位賢契若就制科定當為發本院歲考完了例當復命科考的新宗師已到任多時二兄速也回去還也不遲木院在京中在望捷音燕平二人再三致謝又寫了一道辭名就試的疏交付王提學然後到次日各自別去王提學進京復命不提且說燕白領平如衡二人一路無詞到了松江家裡正值新宗師科考燕白領是華亭縣學自去赴考不必言矣平如衡却是河南人欲要冒籍松江又嚴緊官不得與平教官商量欲要作隨任子姪寄考不教官官又小又担當不來欲要回河南去又遲了還是燕白領出主意道不如納了南監罷平如衡道納監固好只是要許多銀子燕白領道這不打緊都在小弟身上平教官出文書若一個的當家人帶了銀子到了南京監裡替平如衡加納了過了數目科舉家發了燕白領又是一等有了科舉遂收拾行李同平如衡到南京來細試只因這一來有分教龍虎榜中御墨變作婚姻簿上赤繩不知此去果能中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道路聯姻奇作合

詞曰道路聞名巧萍踪得信奇不須驚喜不須疑相應三生石  
生舊相知○錯認儂爲我休爭他是誰一緣一會不差池大  
都本情出沒最多岐

右調南柯子

話說燕白頌自有了科舉又替平如衡納了南監遂同到南京來  
鄉試真是學無老少達者爲先二人到了三場場中做的文字猶  
如萬選青錢無人不賞及放榜之期燕白頌高高中第一名解元  
平如衡中了第六名亞魁二人青年得貴人物俊美鹿鳴宴罷迎  
回及拜見座師房師無不人人羨慕個個歡喜凡是鄉宦有女兒  
人家莫不都來求他二人爲婿二人礙了東家又辭西家真個辭  
得不耐煩公事一完就同回松江不料松江求親的也是這等燕  
白頌與平如衡商量道到不如早進京便可省許家唇舌平如衡



又道我們若早進又有許多不妙燕白頷道進京有甚不妙平如  
衡道功名以才得爲榮若有伎傍而成便覺減色我與你不幸爲  
工宗師所薦姓名已達于天子今又奪了元魁倘進京早了爲人  
招搖門動天子倘賜召見或邀獎譽那時再就科場縱登高第人  
只道試官迎合上意豈不令文章減價莫若對房師座師只說有  
病今科不能進京使京中望你我者絕望那時悄悄進去挨至臨  
期一到京就入場掄元奪魁便可揚眉吐氣不負平生所學矣燕  
白頷听了大喜道吾見高論深快弟心但只是松江也不能久留  
不如推說有病到那裡去養却同兄一路漫遊覽而去到臨期  
再入京豈不兩全平如衡道這等方妙二人商量定了俟臨期的  
人事一完就收拾行李悄悄進京分付家人回人說燕平相公往  
西湖養病去了二人暗暗上路在近處俱不耽擱只渡過揚子江  
漫上而行到了揚州因繁華之地打帳多住些時遂依舊在京

花觀裡觀中道士也知道都是新科舉人一個熊元一個亞魁舒  
不奉承二人才情發露又忍不住要東題西咏住不上五六日早  
已驚動地方都知道原來地方里甲規矩凡有鄉紳仕宦住干  
地方都要暗上報知官府以便拜望送禮瓊花觀總甲見燕白頷  
與平如衡都是新舉人只得暗上報知府縣不料揚州理刑會聘  
做簾官出場回來對寶知府盛稱解元燕白頷與亞魁平如衡俱  
是少年才子春間會狀定然有分寶知府所在肚裡恰上地方來  
報他就動了延攬結交的念頭隨即來拜燕白頷與平如衡忙回  
不在寶知府去了燕白頷因商量道府尊既已知道縣聞未免也  
要來拜我們原要潛住既驚動府縣如何住得安穩平如衡道必  
須移過寓所方妙一面就叫人在城外幽僻之處尋個下處一面  
叫人打探寶知府出了門方來答拜只得投兩個帖子就移到新  
下處去了寶知府回來聞知隨即叫吏書下請帖吏書去請了回

覆道燕平二位相公不知是移寓不知是進京去了已不在瓊花觀裡實知府听了暗想道進京舉人無一毫門路還要強求打抽豐作盤纏他二人我去請他他到躲了不但有才吏兼有品殊爲難得可惜不會會得一面十分追悔不題却說燕平二人移到城外下處甚是幽靜每日無事便同往山中去看白雲紅樹一日走倦了坐在一個亭子上歇脚忽見兩個脚夫抬着一盒担禮後面一個吏人押着也走到亭子上來歇歇燕白領看見因與那吏人拱一拱手道這是誰人送的禮物那吏人見他二人生得少年清秀知是貴人因答道是府裏寶太爺送與前面冷鄉宦賀壽的平如衡因記得冷絳雪是維揚人心下暗驚道莫非這冷鄉宦正是他家因又問道這冷鄉宦是個甚麼官職那吏人道是個欽賜的中書平如衡道老兄曾聞這冷中書家存個才女麼那吏人道他家若不虧這個才女他的中書却從那裡得來平如衡不要提他

無奈那脚夫抬了盒担就走吏人便不敢停世也拱一拱手去了平如衡因對燕白領說道小弟那裡不尋消問見却無踪影不期今日無意中到得了這個下落燕白領道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但不知這個才女可正是冷絳雪麼平如衡道天下才女有幾個那有不是他之理只是雖然訪着却怎生去求親燕白領道若果是他要求親却不難平如衡道我在京中冷中書家只問得一声受許多閑氣今要開口求親人生面不熟絕無門路怎說個不難燕白領道實知府既與他賀壽定與他相知只實知府就是門路了平如衡大喜道這果是一條門路燕白領道是便是一條門路但我既避他來如何又好去親近豈不被他笑我們脚跟立不定乎平如衡笑道但能求得冷絳雪之親便死亦不辭何況于一笑燕白領也笑道兄爲冷絳雪固不足惜只是小弟何辜平如衡道兄不要這等分別兄若訪着了閣上美人

有用小弟時雖赴湯蹈火豈敢辭乎二人俱各大笑因同了回來仍舊搬到瓊花觀來住隨備了一副質見札叫人訪得寶知府在衙重新又來拜起到了府前便將名帖投入寶知府正然追悔忽見名帖來拜不勝歡喜先叫人請在迎賓館坐隨卽出來相見相見畢遜坐待茶看見燕平二人年俱是二十上下人物秀俊異常滿心愛羨因說道前日奉拜不遇又承降失迎隨具一小柬奉屈回說二兄已命駕矣正以不能一面爲今忽蒙再顧寔出望外想是吏員打探不寔平如衡道前日奉謁不遇後是移寓行矣不意偶有一事要請教老公祖大人故復來奉求因叫家人送上札帖道不腆微札少申鄙敬寶知府道薄微尙未能伸怎敢反受厚札但不知台况有何事下詢平如衡道聞貴治冷申書有一才女不知他的尊諱叫做甚麼敢求老公祖大人指教寶知府道的名字叫做冷絳雪台兄何以得却而問及平如衡聽見說出冷絳雪三字

平如衡得見歡眼笑竟忘了情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寶知府見了

因問道平兄何聞名而狂喜至此燕白領看見光景不像模樣因替他說一個謊道不瞞老公祖大人說平兄昔年曾得一夢夢見有人對他說維揚才女冷絳雪與你有婚姻之約平兄切記于心遍處尋訪並無一個姓冷的鄉宦他口偶聞得冷中翰之名又聞他有一才女但未知名猶在疑復今蒙老公祖大人賜教明白平兄以爲其夢不虛故不禁狂喜遂致失儀于大人之前寶知府听了道原來如此既有此奇夢可見姻緣前定待本府與平兄作伐如何平如衡見寶知府自說作伐便連忙一恭到地道若得老公祖大人撮合此婚晚生沒齒不敢有忘大德寶知府笑一笑道平兄不必性急這一事都在我本府身上包管成就只是明日有一小酌席二位一敘當有佳音回復平如衡道既蒙龍名敢不趕赴但冷氏之婚已蒙金諾謹望周全寶知府這個自然又吃了一

明日臨娶時若是考他不過小女有話說真怪治生寶知府笑道  
 這個只管放心這平舉人才高異常必不至此冷大戶說完遂辭  
 謝去了寶知府隨發帖請酒燕平二人因有事相求俱欣然而來  
 寶知府備說冷大戶允從之事平如衡喜之不勝再三致謝酒罷  
 就求寶知府擇了吉期約定來春春闈發後來娶冷大戶因寶知  
 府為媒又有人暗相平如衡見青年秀美與女兒足稱一對滿心  
 歡喜竟自受了聘礼平如衡見冷大戶受了聘定因與燕白領商  
 量這事已萬分妥帖我們住在此間轉覺不便遂辭謝了寶知府  
 一徑渡淮往山東一路緩七而行不題却說山黛與冷絳雪自從  
 趙縱錢橫考詩之後追尋不見已是七分不快又被張寅攬擾一  
 場便十分惆悵虧與冷絳雪兩人互相寬慰捱過日子不期過了  
 許久忽報張吏部有疏特奏山黛年已及笄尚於擇婿不嫁以致  
 情慾流蕩假借考較詩文為由勾引少年書生趙縱錢橫潛入花

園淫詞倡和現獲倡和淫詞一十四首可証似此証據欽賜在左  
 之名大傷風化伏乞聖恩查察以正其罪山黛看了泣怒道這  
 是張寅前日受辱以此圖報復也因也上一疏辨說說張寅  
 因求婚考詩不出擅登玉尺樓調戲因被塗面受辱以此汚職  
 蒙恩賜量才之尺以詩文過質者時時有人不獨一趙縱錢橫幸  
 臣妾與冷絳雪原詩尚在乞聖明垂覽如有一字涉以臣妾甘罪  
 倘其不然汚職之罪亦有所歸天子見了兩奏俱批准遵在奏人  
 犯實著至文華殿候朕親審該部知道旨意一下事關婚姻風化  
 禮部即差大拘提家犯俱在獨有趙縱錢橫並無踪跡禮部尋覓  
 不獲只得上本奏知聖上又批下道既有其人豈無踪跡著嚴訪  
 候審不得隱匿不報禮部又奉嚴旨只得差人遍訪因一人曾題  
 詩在接引菴說和尚認得就押着普惠和尚遍處察訪不題却說  
 山黛因被張吏部奏論心下十分不陽因與冷絳雪在閨中閑論

道才名爲天地鬼神所忌原不應久占小妹自十歲蒙恩于今六載當朝之名公才士不知壓倒名少今若覓得一佳婿早早于飛而去豈不老名全節不期才雋難逢姻緣流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致有今日之物議冷絳雪道量才考較是奉旨之事又不是桑僕私行就是前日倡和之詞並無一字涉私怕他怎的現眼前已有一三才人听小姐妄擇所歸亦易事耳何必苦苦縈懷山小姐道姐七所說二三才人據小妹看來一個也弄不得冷絳道爲何一個也算不得山小姐道蒙聖上所論松江燕白領洛陽平如衡許爲妾主婚此一才子也然屢奉徵召而抵死辭謝不來此其無真才可知矣趙縱錢橫二人情手段殊有可觀得選一以從足矣不料竟此一番議論就是事完無說而婚姻之事亦當避嫌而不敢承矣此又一才子也只有一个閣下書生大可人意然大海浮萍茫茫無定跡試問姐姐所說已有一三才人今安在平冷



終雪道小姐因張寅仇泰有激于中只就眼前論未嘗不是依賤妾想來小姐今年二八正是青春尙未及標梅之嘆况燕白領既與平如衡同薦平如衡妾所可信料燕白領必非無才之人就是辭徵召而就制科士各有志到底有出頭之日何妨少俟至若趙縱錢橫量才是奉君命臨考是奉父命有何嫌疑而欲避就是閣下書生偶然相遇非出有心况選求良亦詩人之正有何私曲苦營于懷即明告太師着人尋訪或亦太師所樂從小姐何必戚戚拘拘作小家女兒之態山小姐听了滿心歡喜道姐姐高論頓令小妹滿胸茅塞俱開矣但閣下書生既無姓名又無夢中畫像即欲明訪却將何爲據冷絳雪笑道小姐何聰明一世而像像一時書生的姓名雖無圖像來書題壁一詩豈非書生之姓名圖畫乎何不將前詩寫在扇上使人嚮于扇上在池人自不理會若書生見之豈不驚訝而得之耶山小姐聽了不禁拍手稱贊道姐

姐慧心異想真從天際得來小妹不及多矣因取了一柄金扇將面生題壁詩寫在上面隨咳了一個一向在玉尺樓伏侍今在城中仕商老人家蔡老官少公付道你在城中住早晚甚便可將這柄扇子擎到到開市上去賣若有個少年書生看見扇上詩驚訝你可問他姓名居止來報我他若問我的姓名切不可露出真跡只說是皇親人家女子要訪他結婚的若果訪着我重有賞老翁面前且莫要說老人家領會去了不題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在路上慢心度了成直交新春方怕上九京尋個極幽僻的所在住下每日只是閉門讀書絕迹不敢見人原來燕白領與平如衡一中後報到京中莫說王提學歡喜山相公歡喜連天子也龍顏大悅因召王提學而論道燕白領與平如衡既能發解奪魁則爾之薦舉不虛則彼二人之辭徵召而就制科亦不為無見也因賜表札以旌其薦賢得實又諭若二人到京可先領來朝見王提學

謝恩辭退山遂日自望二人到京山相公見報忙與山小姐冷絳雪說知道燕白領中了解元平如衡中了亞魁不日定然到京休

二人婚姻自有着落冷絳雪因對山小姐道何如我就說燕白領斷非無才之人今既發解則其才又在平如衡之上矣二人暗心歡喜不題山頭仁與王提學遂日日打聽再不見到只等到六座師復命方傳說二人有志往西湖上養病去了令科似不來會試大家方冷了念頭不十分打探誰知二人已躲在京中每日只是坐在下處吃再杯悶酒平如衡因聘定了冷絳雪心下快暢還不見寂寞燕白領却東西無緒甚難為情早晚只將閣上美人的和的寫在一柄扇上吟諷以捱到場期將道方向平如衡悄悄進城到刑部去報名投卷此時天下的士子皆雜於闕下滿城紛紛攘攘二人在刑部報過名投過卷遂雜于眾人之中東西閑步步到城隍廟前忽見一個老人家手裡擎着一把金扇折着半面插着

章標在上燕白領遠上望去看見那扇子上字跡寫得龍蛇飛舞十分秀美因問道那扇子是賣的麼那老人家道若不賣怎插草標燕白頭因近前取來一看不看猶可着了那詩驚得眼睜開了合不攏來舌上出繖不進去因扯着那老人家問道這扇子是誰人賣的那老人家見燕白領光景有些詫異因說道相公此處不便說話可隨我來遂將燕平二人引到一箇幽僻寺裡去方說道相公看這扇子有何奇處這等驚訝可明對我說包管相公有些好處燕白領心下已知是美人尋訪因直說道這扇上的詩句乃是我在城南皇庄牆壁上題贈一位美人的此詩一回寫了一面就塗了道是何人他却知道寫在上面老家人道和公說來不差料是真的這詩就是相公題贈的美人寫的他因不知相公姓名居止無處可訪故寫了此詩叫我各處尋訪今衆相遇大有緣法燕白領听了喜得魂蕩情迷骨體都酥因說道我蒙美人這等用

情留意雖死不爲虛生矣因問道老丈請你那閣上美人姓甚名誰是何等人家那老人家答道那美人門第却也不小大約是皇親國戚之家他的姓名我一時也不好便說相公若果有意可隨我去便見明白燕白領道隨你去固好只是場期近了不敢走開却如之奈何老人家道相公若要進場功名事大怎敢相悞可說了姓名住處待我場後好來相訪燕白領心下暗想道若說是趙縱恐惹張寅的是非若說是燕白領恐傳的朝廷知道因說道我的姓名也不好便說還是你說個住處我到場後來相訪罷老人家道場後來訪也不爲遲但我家小姐特上托我尋訪今既尋訪着了又無一姓名叫我怎生去回覆豈不道我說謊燕白領想一想要道我有個道理遂在袖裡取出那柄寫夫和韻的扇子來遞與那老人家道你只將此物回覆你家小姐他便不疑你說謊了你那柄扇子可留在此做個記頭老人家接了道既是這等說我

老漢住在東半邊蘇州衙裡相公場後來尋我且消進衙衙弟  
三家問蔡老官便是了這把扇子裡公要就留在此不妨便就逃  
與燕白領燕白領接了道有了在處便好尋了你回去可拜上小  
姐說我題壁書生何幸得蒙小姐重愛場後定當踵門拜謝老人  
家道相公分付我自去說但場後萬一不可失約燕白領道訪求  
猶恐不得既得焉敢失約兩下再三叮喘老人家方纔回去將此  
事回復小姐不題却說平如衡在旁看見也不勝歡喜道小弟訪  
着了冷絳雪已出望外不料無意中兒又訪着閣上美人之信真  
個是大快心之事燕白領道兒之絳雪時已行了自是實事小弟  
雖僥倖得此消息然鏡花水月尚屬虛影未卜何如平如衡道美  
人既然以題詩相訪自是有心之人人到有心何所不可你我且  
唾手功名凡事俱易爲耳二人歡喜以待進場只因這一進場有  
分教吉凶鴉鵲同行清濁忽分鱗鯉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金鑾捷報美團圓

詞曰金鑾報捷天子龍顏悅不是一番磨與滅安見雄才大節  
○明珠自產龍胎蛾眉自解憐才費盡人情婉轉成全大意  
安排

右調清平樂

話說平如衡已聘定冷絳雪燕白領訪着閣上美人消息二人心  
下十分快活到了場期二人歡喜進去做得三場文字皆知  
錦繡一般二人十分得意三場一完畧歇息數日燕白領即邀平  
如衡同到蘇州衙衙去尋蔡老官此時場事已畢不怕人知竟往  
大街上一直走去不期纔走到棋盤街上忽舉頭撞見接引燕的  
曹惠和尚燕白領忙拱手道老師何往曹惠看見二人也不顧好  
友便一隻手扯住一個道二位相公一向在何處却叫小僧尋得  
好苦燕平二人大驚道老師尋我爲甚曹惠道小僧不尋相公是

吏部尚書張老爺有疏奏二位相公與山小姐做詩勾挑傷了風紀奉旨拘拿御審各各人犯俱齊獨不見了二位相公至今未審有一位宋相公說二位相公曾在菴中題詩小僧認得就叫差人押着小僧到處我尋差不多我尋了半年脚都走折了今日倂倂經過着燕白領道這等說來難爲你了只是這件事也沒甚要緊况已入獄動死也未必十分追求若是可以通融用情待學生重重奉簡何如普惠道天子輦轂之下奉旨拿人誰敢通融這個使不得傍邊押和尙的差人見和尙與二人說話有因便一齊擁到面前問和尙道這兩個可就是趙縱錢橫普惠連七點頭道正是正是眾差人所得一個是字便不管好歹取出鉄索套在燕白領平如衡頸裡便指着和尙罵道你這該死的禿狗一過飲犯罪人見了不拿還與他斯七文七講些甚麼莫非你要賣犯底普惠只嚇得口不敢開燕白領平如衡還要與他講情面當不得一班

如狼似虎的差人扯着便走平如衡還強說道你們不必動粗我

三人是新科解元舉人須要存些体面眾差人道解元舉人只可欺壓平民百姓料欺壓不得皇帝莫要胡說還不快走二人沒法只得隨他扯到礼部眾差人稟知堂上說飲犯趙縱錢橫拿到了堂上說暫且寄舖候明日請旨眾差人領命隨即又將燕平二人帶到舖甲交付收管方各各散去礼部見趙縱錢橫二人拿到便一面報知張吏部一面報知山相公好料理早晚所審到次早即上朝奏報趙縱錢橫已拿到乞示期候審聖旨批下道人犯既齊不必示期過御殿口不拘早晚隨時奏審山集冷絳雪路遠不到可也礼部得旨各處知會不題却說聖天子留意人才到日放榜這日早五更即親御文華殿听候揭曉礼部即遵前旨隨即將一千犯人都帶入朝中眾官朝賀畢礼部出班即跪奏道吏部尚書夏時恭奏閣臣山顯仁女山黛與趙縱錢橫情詞交媾一案人犯



已齊蒙前旨遇御殿曰奏番今聖駕臨軒謹遵旨奏請定奪天子  
 道人犯既齊可先着趙縱錢橫見駕此部領旨下來早有校尉官  
 員將燕白領平如衡三人帶至丹墀下面俯伏天子又傳旨帶上  
 二人只得俯伏膝行至下陛下天子展開龍目一看見二人俱是  
 青年人物十分俊秀皆因首拜楷因傳旨問去方問道誰是趙縱  
 燕白領道臣有天子又問誰是錢橫平如衡應道臣有天子又問  
 朕御賜宏文才女山黛乃閣臣之女你二人怎敢以淫詞勾挑燕  
 白領答奏道山黛蒙聖恩寵愛賜以才女之名付以昂才之任滿  
 朝名公多曾索句天下才士半與衡支郎張吏部之子張寅亦曾  
 自往比試豈獨臣二人就考便為勾挑前考較之詩尚在御前伏  
 祈聖覽如有一字涉淫臣願甘罪况張寅擅登玉尺樓受山黛塗  
 面之辱人人皆知此豈不為勾挑吏部可謂瀾愛矣伏乞聖恩詳  
 察天子因傳旨帶張寅見駕跪伏至子御前天子問道張寅

你自因調戲愛屋此詞說他人勾挑唆交上疏欺君是何道理張

寅伏于御前不敢仰視听天子詰責只得抬起頭來強辨忽看見

旁邊跪着燕白領平如衡因驚奏道陛下發了不得勾挑之事

其罪甚小且慢七奏聞只是這二人不是趙縱錢橫欺君之罪其

大如天先乞陛下究問明白以正其辜天子听了也着驚道他二

人不是趙縱錢橫却是何人張寅奏道一個是松江燕白領一個

是洛陽平如衡天子一發着驚道這一發奇了莫不就是學臣王

袞薦舉的燕白領平如衡麼張寅奏道萬歲爺正是他天子問道

莫不就是新科南場中解元的燕白領與中第六名的平如衡麼

張寅奏道萬歲爺正是他天子因問二人道你二人實係燕白領

平如衡麼燕白領平如衡連七叩頭連臣該萬死臣等實係燕白

領平如衡天子道汝二人既係燕白領平如衡七為學臣薦舉朕

又有旨徵名為薛而不赴却更改姓名勾挑山黛此申是有情

第...才子...卷四...  
弊可實說免朕加罪二人連上印頭奏道微臣二人本一介書生  
幸負雕蟲小技爲學臣庶舉又蒙聖恩徵召此不世之遭遇也卽  
當趨赴但聞聖上投求之意原因山黛女子有才而思及男子中  
豈無有高才過于山黛者乎故有是命臣恐負徵召之虛名至京  
而考實不及山黛豈不着士子而辱朝廷故改易姓名爲趙縱錢  
橫潛至京師以就山黛量才之考不期赴考時山黛不出而先命  
二青衣出與臣等比試張寅所呈十四詩卽臣與二青衣比試之  
詞也臣等因見二青衣尙足與臣等抗衡何況山黛遂未見山黛  
而逃歸途遇學臣再三勸駕臣等自慚不及山黛故以小疏上陳  
願歸就制科以藏短也又蒙聖恩拔至榜首第六是也感恩之無  
已也然歷思從前改名是爲就考就考宜爲徵召而制科  
科寔恐才短而辱朝廷途雖銷出而黼黻皇猷之心寔無二也若  
謂勾挑臣等寔未見山黛乃只勾挑一書也伏乞聖恩鑒察天子

所說出許多委曲滿心歡喜道你二人人才美如此而又虛心如此  
可謂不驕不吝矣這也罷了只是你一人既中元魁爲何不早進  
來會試朕已勅學臣一到卽要名見因甚直至此時方來燕平二  
人又奏道臣等聞才爲天下公器最忌負緣臣等幸遇聖明爲學  
臣所薦陛下所知今又僥倖南闈若早入京未免搖搖耳目倘聖  
恩召見而後就試卽叨一第天下必疑主司之迎合臣因遲上其  
行僅及場期而後入不獨臣等無愧適足彰皇上至公無私之化  
矣天子听了龍顏大悅道汝二人避嫌絕私情寔可嘉朕若面審  
幾懼加罪因命張吏部責論道衡文雖聖朝雅化亦須自量山黛  
之才已久者聞門卽燕白領平如衡爲學臣特薦如此尙不敢明  
試而假名以觀其淺深卿子既無出類之才乃公然求婚且擅登  
玉尺樓妄加調戲何無忌憚如此及受辱而歸理官自悔乃復唆  
卿瀆奏以圖報復暴戾何深本當重罪念卿銓務勤勞姑免究張

吏部忙叩首謝罪謝恩天子還要召山頭仁諭以擇塔之事忽天門放榜主考已先進會試題名錄來天子展開一看只見第一名會元就是平如衡第二名會魁就是燕白領龍顏大悅此時燕白領平如衡尙因首俯伏于地天子因命平身就叫近侍將會試錄遞與二人看二人被繫入朝又爲張貴識破姓名心下惶惶懼有不測之禍誰還想到會試中與不中今見天子和容審問絕不苛求平如衡忽又見自家中了會元燕白忽又看見自家中了第二名會魁明上一個見鬼忽又變了仙怎不快活慌忙頓首于地稱謝道皇恩浩蕩真頂踵不足以上報萬一天子道汝二人不佞不附卓立之志可謂竟成矣又說道今日且完制科之事與日還要召汝與山黛御前試以完薦舉之案暫且退出赴瓊林宴以光大典二人謝恩而退走出文華殿早有許多執事員役拏巾式衣冠與他換了簇擁而去天子然後召山頭仁面論道平如衡燕



白領二人俱少年英才殿試後朕當于二人中爲汝擇一佳婿方不負汝女名才山頭仁忙叩頭謝恩而出遂回府與山黛細說知從前許多委曲之事山黛方知趙縱錢橫果是燕白領平如衡因與冷絳雪說知燕平二人既春闈得意聖上面許擇婚則平自歸娣燕白屬妹平郎與姐七可謂天從人願矣燕郎與平郎負相伯仲得結絲羅未嘗非淑人君子但有閣下一段机緣終不能去懷若是前日尋訪不着也還可解不料我以題壁之詩訪他他即以和韻詩懷我才情緊七相對安能使人釋然但許場後即來相訪不知爲何至今竟又不來冷絳雪道許場後來則必場前有事若場前有事則場中或得或失場後難遲未爲爽約小姐須寬心俟之定有可音到是賤妾之事尙屬未安山小姐此是爲何冷絳雪道天下事最難意料妾雖知平郎平郎未必知妾在此他少年得雋誰不羨慕倘有先我而得之者爲之奈何山小姐道這個不

難待小妹與父親說知明日就叫官媒婆去議親便無可慮矣冷絳雪道如此方妙山小姐遂與山顯仁說知山顯仁隨即官媒婆去議親那官媒婆去議了來回覆道平翁說蒙太師重愛許結朱陳是夙昔所仰望而不得者誠生平之願但恨緣慳前過揚州偶有所遇納采于人矣方命之罪容殿試後荆請山顯仁听了說知冷絳雪把一個冷絳雪氣得啞口無言手足俱軟默然不勝憤恨正是

慢道幽閑盡性成

須知才美性之情

美到有才才到美

誰能禁性不情生

且不說冷絳雪在閨中幽悶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中後蒙聖恩放出赴宴宴罷瓊林歸到寓所十分得意只有燕白領因不曾去訪得閣上美人以爲失約終有幾分快也欲要偷工夫去訪以因要謝恩請聖見座師見房師拜同年百事蟬集一刻不得空閑欲

尊君命回其宜也平探花堅欲守禮亦未爲不是依老夫看來必須以此二義上請方有定奪王表與平如衡一齊應聲道是明早當同入朝請旨燕白領一見說請旨因說道門生亦有隱情敢求老師一同上請王表道探花已聘尙可公言狀元隱情何以形之奏贖這個決難領教燕白領遂不敢再言大家又飲了幾杯遂各散去到了次早王表同了平如衡入朝面聖不期揚州知府賈國一因平如衡中了會元探花與冷大戶說知叫他速報知女兒定親之事自家在揚州做了四五年知府也要來京中謀復原職因討了賈表的差竟同冷大戶赴上京來到了京師冷大戶竟到山府去見女兒賈知府這日恰恰朝見在朝房劈面與平如衡撞見平如衡忽然看見滿心歡喜道賈公祖幾時到京恰來得好有証見了因引與王表相見道門生的媒是賈公祖做的賈知府忙問道探花已占高魁爲一何二忽言及斧柯平如衡道晚生蒙

聖賜婚早已有聘而聖墾辭今恐無據聖主不信今公祖到來豈非一証實知府道原來爲此俟面聖時理當直奏王衮道探花苦辭固自不妨只可惜辜負聖上一段憐才盛意實知府道請教王大人聖上怎生憐才王衮道聖上因愛探花有才又愛山閣下令愛有才以才配才原是一段好意非相強也探花苦七推辭豈非辜負其意乎實知府听了着驚道聖上賜婚探花者莫非就是山閣巨之女山黛麼王衮道不是山黛是第二位義女冷氏實知府聽了大笑道若果是義女冷氏王大人與探花俱不必爭得也不必面聖請回准備合悉我學生一向還做的是私媒如今是官媒了王衮與平如衡俱驚問道聖上賜一婚晚生定一婚二婚也爲何不消爭得實知府道聖上所賜者此婚也探花所定者此婚也二婚總是一婚何消爭得探花你道山相公義女是誰卽冷絳雪也平如衡又驚又喜道冷絳雪在揚州爲何結義山府實知府

道說來話長一時也說不盡但今岳聞知探花高發恐怕要做親已同學生趕進京來昨已在山府報知今愛去了王衮與平如衡听了歡喜不勝道若非恰遇實老先生說明就裏我們還在夢中不知要費許多唇舌實知府道不必更言二位請回學生朝見過卽來奉賀矣說罷王衮與平如衡先回不題却說冷大戶到京問知山顯仁住處連晚出城趕上阜庄來見山顯仁山顯仁問知冷絳雪父親來到忙接入後所相見冷大戶再三拜謝恩養山顯仁一面就留飲一面就叫冷絳雪出來拜見父親冷絳雪拜畢冷大戶就說道我不是也還不來因與你許了一頭好親事只怕早晚要做親故趕來與你說知冷絳雪着驚道父親做事何這等孟浪既要許人爲何不早通知如今這已蒙聖上賜婚了父親只好同他令人戶聽見說聖上賜婚只好回他竟嚇呆了半晌方說道爲父的聘已受了如何回他冷絳雪道不回他終不然到回聖上

冷大戶道若是一個百姓之家便好曰他他是新科的黃甲進士  
又是揚州知府爲媒叫我怎生開口冷絳雪道說也徒然知府進  
士難道大如皇帝冷大戶所了默然愁着眉連連嘆氣連酒也不  
敢吃山顯仁看見道親翁且不必煩惱還喜得賜婚之人也會聘  
過明早還要面聖舉辭准了便兩全矣且請問親翁受了何人之  
聘冷大戶道門下學生自原不敢專主當不得實知府再三騙我  
說他是个有名的大才子今新科中了帝魁這進京會試不是中  
會元定是以元說得晚中心動故受了他的聘定山顯仁道他如  
今中了進士則實知府也不爲騙你了冷大戶道中到果然中了  
會元又殿了探花雖不是騙我且是騙我把事做差了如今怎處  
山顯仁听了大驚道會元探花這等具平如衡了冷大戶道正是  
平如衡山顯仁听了有着冷絳雪大笑道大奇大奇平如衡甚喜  
說揚州已聘着原來就是你冷大戶忙問道老太太爲何大笑

奇山顯仁道親翁不知聖上賜婚的恰正是平如衡你道好笑不  
好笑似道奇也不奇冷大戶與冷絳雪各也歡喜到次早山顯仁  
忙着人去通知王表不料王表也將朝房選着實知府說明之事  
來報知山顯仁了兩下俱各歡喜只有薛白領與山顯仁心下有些  
微也不樂王表隨將此事奏知天子命加歡喜因說道實國一既  
係原媒有復原官一同襄事因建大第一所與薛白領平如衡同  
居又命欽天監擇吉成婚又勅同榜三百進士伴狀元探花親迎  
又徹金蓮寶炬十對賜之文武百官見聖上如此寵眷誰敢不來  
慶賀金帛表袖盈庭充室衣冠車馬塞戶填門滿長安中聞知欽  
賜一雙才子一雙才女大家小戶盡來爭看到了正日鼓樂笙  
簾旌旗火炮直擺列直至皇几燕白領與平如衡烏紗帽大紅袍  
騎了兩匹駿馬並轡而行王表實國一與三百同年俱是吉服于  
後相陪道傍百姓看見薛白領與平如衡俱青年俊美無不嘖嘖

般山頭仁穿了御賜的蟒服冷大戶也穿了中書冠帶相隨接待  
須臾二婿到門行禮款待畢然後山頭仁與羅夫人送二女上轎  
隨即侍妾足有上百一路上火炮與鼓樂喧天綵旂其花燈奪目  
真個是天子賜婚宰相嫁女狀元探花娶妻一詩富貴占盡人間  
之盛娶到了第中因父母不在家惟幾七對拜同入洞房紗面聚  
官的喜筵都托了玉表齊國一兩個大媒代陪不題却說平如衡  
與冷綺雪在洞房中彼此觀面俱認得是門上無相識之人各敘  
天緣與別後繫心今得相逢之故萬分喜意不必細說燕白領與  
山小姐雖各有閣上美人閣下書生一箇心事然到此地位燕白  
領娶了大下第一個才女山小姐嫁了大下第一個才人今日何  
等風騷就是心有所歸也只得云開罷了不意到了房中對結花  
燭揭去方巾彼此一看各各暗驚這個道這分明是閣上美人那

要怕七去訪比不得舊時作秀才白去自來如今有長班人役跟  
隨片時不得脫空只捱到晚間人役散去方叫一個家人打了一  
個小灯笼消步到蘇州衙衙來訪尋喜得蔡老官人人認得一問  
就着不料蔡老官奉了山小姐之命日日守候忽見燕白領來尋  
宛如得了異寶連七道相公原許場後就來爲何直到如今叫我  
老漢等得不耐煩燕白領道我場後已曾來訪不期路上遇了一  
場是非故不曾到此不瞞你說放榜後又中了進士日日奔忙半  
刻不空又恐怕你家小姐道我失約故乘夜而來煩你拜上小姐  
既有垂愛之情須寬心少待等我殿試後公務稍暇定來見你商  
議求媒以結百年之好蔡老官道原來相公中了事忙既是這等  
我老漢就去回覆小姐只是萬七不可失信燕白領道我若失信  
今日也不來了只管放心蔡老官道說得有理我放心在此守候  
佳音領了燕白領囑付明白方纔回寓與平如衡說知此事道你

我功名亦已成就兒又聘了冷絳雪小弟再相合了閣上美人便  
可謂人生得意之極矣平如衡等事已八九何患不成二人說  
笑七十分歡喜不數日廷試過到了傳臚這日天子臨軒百官齊  
集三百進士濟七伏于丹墀之下御筆親點燕白領狀元及第平  
如衡探花及第各賜御酒三杯插花掛紅同翰林去到修撰編修  
之任到過任勅賜遊街三日十分榮耀過了數日天子及召學臣  
王表面論道你前特薦燕白領平如衡有才今果次第掄元等魁  
不負所薦賜爾加官一級以旌薦賢得實二表叩頭謝恩天子又  
諭道朕前勅爾搜求奇才者原以山閣臣有親女山黛與義女冷  
絳雪才美過人朕以爲女子有此異才豈可男子中反無故有前  
命今果得燕白領平如衡二人以副朕求朕因思天地生才甚難  
朝廷得才不可不深加愛惜眼前四才寔男女各半又皆青年未  
會婚配朕欲爲之主婚狀元燕白領賜婚山閣臣之親女探花平

如衡 婚山閣臣義女如此則才美相宜可彰聖化特賜爾爲媒  
御朕之命聯合兩家之好王表叩頭稱頌道聖上愛才如此眞無  
異于天地父母不獨四臣感恩雖天下才人皆知所奮矣遂謝恩  
退出因暗想道聖上命我爲媒我若兩邊去說恐他各有推却使  
費氣力既奉欽命莫若設一席請他兩邊其集一堂那時明宣詔  
旨則誰敢不遵主意定了遂擇了吉日發帖分頭去請又着人面  
稟道此非私宴乃奉旨議事不可不到到臨期山顯仁與燕白領  
平如衡前後俱到王表接入相見禮畢畧敘閑話王表卽邀入席  
中山顯仁東邊太師位坐了王表西席相陪燕白領平如衡坐于  
下面容席飲過三杯王表卽開談道學生今日奉屈老太師與狀  
元探花者非爲別事因昨日蒙聖恩面諭人才難得不可處之不  
得其當山老太師有此二位奇才閨綉實係天生今科又遇狀元  
探花二位名世奇英今從嶽降况年相近而貌相惚可謂聚淑人

君子于千一時若不縮結長姻以彰開雅桃夭之化不足顯朝廷愛才之盛心也故特命學生恭執斧柯和合二姓故敢奉屈以宣天子之命老大師與狀元探花理宜遵旨謝恩山顯仁道聖命安敢不遵但陳人聯姻新貴一免掩不宜之醜燕白領心中雖要推辭却一時開口不得惟平如衡十分着急連忙打恭說道勿論聖上洪恩所不敢辭卽老恩師嚴命豈敢不遵况山太師泰山之下得附絲羅何幸如之但恨賦命涼薄已有糟糠之聘風化所關尙望老師代爲請命主衮道探花差矣守庶民之義謂之小節從君父之制謂之大命孰輕孰重誰敢妄辭平如衡道愚夫愚婦立節聖上旌之非重夫婦也敦倫也門生之聘謂門生之義則輕則小謂朝廷之倫則重則大也倘望老師爲門生回天王衮道事有經亦有權從祀爲經從君爲權事有實亦有虛娶則爲實聘尙屬虛實亦不可固執山顯仁見二人互相辨論因說道王老先生上

個道這分明見閣下書生但侍妾林立恐有差悞不敢開口

對飲合香在明燭下越看越像燕白領忍耐不住便取出蔡老官

詩訪的那柄詩扇叫侍妾傳與山小姐看道下官偶有詩請教

夫人幸不嫌唐突山小姐接了看怒眉宇間神情飛躍竟不回

言也低喚侍兒取出一柄詩扇傳與燕白領道賤妾也偶有一時

請教狀元幸勿鄙輕浮燕白領接了一看見就是前日付與蔡老

官的和詩喜得燕白領滿心病瘥不知搔處又見衆侍妾觀望不

敢敘山私情只哈七大笑道這段姻緣雖蒙聖恩賜配又蒙泰山

俯就夫人垂愛卽以今日而論實係天緣也山小姐不好答應只

是微上而笑飲罷同人駕枕一雙才子才女青年美貌這一夜正

是百恩百愛說不盡萬種風流到了次日閨中夫妻相對燕白領

見侍妾如雲不見前日對考的青衣記室因問山小姐道莫非

記室等尊不屑侍御不舊攜來山小姐道已來矣滿月時當與狀

元相見燕白領出見平如衡說知閣上美人即係山小姐平如衡大喜道真可謂奇緣也燕白領又說及青衣之事平如衡小弟也曾問來弟婦也是如此說到了滿月山頭仁與冷大戶一齊都來兩位新人出房相見山小姐冷絳雪與燕白領平如衡是如夫妹夫大姨小姨交相拜見拜罷山小姐因指着冷絳雪對燕白領說這狀元要見青衣詎此人不怎麼冷絳雪也指着山小姐對平如衡道探花要見青衣詎此人不怎麼燕白領與平如衡看了俱各大笑道元來就是大姨娘小姨娘假扮了要我們的我就說天下那有如此侍妾今日方纔明白不然叫戎抱憾一世山顯仁笑說道若不如此二位賢婿如何肯服輸惟冷大戶不知因問其故山顯仁對冷大戶說明也笑他不了說罷合家歡宴其樂無極到次日山顯仁因約了王表寶國一率領二婿兩女同詣闕謝恩天子親御端門賜宴因論說道朕向因見山氏白燕詩方知閣閣

有此詩才復因閣閣有人方思搜求天下奇才男子今獲一才子二才女配為夫婦以彰文明之化足稱懷矣汝四人之婚雖朕所主今日思厥由來實白燕為之媒也汝四人還能各賦一白燕詩以謝之麼四人同奏道陛下聖命敢不祇承天子大悅因命各賜筆墨四人請約天子因思說道不必另求即以平山冷燕四韻可也四臣領旨各各揮毫此時方顯真才之外但見紙落雪舞筆飛鶻兔日晷不移早已詩成四韻一齊獻上天子展開次第而觀見平如衡寫的道

疑是前身太白三

渡飛珠玉旺文明

不須更羨丹山鳳

光賁衣裳天下平

山登的

雲想衣裳玉想髮

不將紫領動龍顏

若是毓輝瑤池上

定是修成白雪山

於絳雪的是

紅芳付與羣芳領

九重春色正融融

燕日領的是

雙七玉殿飛無影

白雪滿身全不冷

尋鶯御柳潛還見

結夢梨花成一片

天子臨軒賞素文

始知不是尋常燕

天子覽畢龍顏大悅即賜與山顯仁玉衣寶國一遍觀因詢道汝  
四人有才如此不負朕愛才之意又賜宴飲至日午欽天監奏才  
星光映此闕當主海內文明國家祥瑞天下人喜因各賜金帛絲  
銀山顯仁因率諸臣謝退以後燕白領與山黛平如衡與冷絳雪  
兩對夫妻道了才美相宜彼此相敬在閨中百種風流千般恩愛  
張實與宋信初時猶欲與他二人作對到此時見他一時榮貴只  
得揮鞭面皮來趁承賀慶燕白領平如衡度量寬大不念舊惡仍

認作相知優禮相待山顯仁得此二婿十分快活竟不做官只優  
游林下快活後來燕白領同山黛榮歸松江生子繼迷書香平如  
也同冷絳雪回洛陽重整門閭祭祀父母連叔子平教官都遷任  
得意若非真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盛傳平如冷燕為  
四才子閉窗閱史不勝欣慕而為之立傳云

新刻第四才子平山冷燕卷之四終

第四才子

平山冷燕

Handwritten text in a stylized script, possib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stamp, located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

天  
圖  
書

